

藝術的故事

THE STORY OF ART BY E.H. GOMBRICH

E. H. Gombrich 原著 永續社編譯

導言-關於藝術和藝術家

第一章 原始藝術

第二章 西方古文明藝術

第三章 希臘與愛琴海文明

第四章 古希臘美學

第五章 古羅馬藝術

第六章 羅馬帝國的衰退

第七章 同時期的東方文明

第八章 中世紀歐洲

第九章 仿羅馬式風格

第十章 哥特式建築

第十一章 中世紀後期

第十二章 文藝復興即將萌芽

第十三章 文藝復興興起

第十四章 北方文藝復興

第十五章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

第十六章 文藝復興的威尼斯學派

第十七章 北方文藝復興盛期

第十八章 文藝復興晚期矯飾主義

第十九章 巴洛克風格

第二十章 荷蘭巴洛克

第二十一章 義大利巴洛克

第二十二章 巴洛克至洛可可

第二十三章 理性主義時代

第二十四章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

第二十五章 十九世紀印象派

第二十六章 工業化與後印象派

第二十七章 二十世紀現代潮流



導言 - 關於藝術和藝術家

最早的藝術家是那些用彩色的土地在洞穴牆上勾勒出野牛形狀的人；今天，他們購買顏料，為地鐵設計海報；在此之間，他們做了很多事情。稱所有這些活動為藝術沒有什麼害處，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這個詞可能會有不同的含義，並且只要我們意識到具有大寫字母 A 的藝術是不存在的。因為大寫字母 A 的藝術已經成為一種妖怪和偶像。你可以通過告訴一個藝術家，他剛剛完成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相當好的，只是它不是“藝術”，來打垮他。你也可以通過宣佈一個欣賞一幅畫的人所喜歡的東西並不是藝術，而是不同的東西，來使人感到困惑。實際上，我認為喜歡一尊雕塑或一幅畫的原因沒有錯誤。有人可能喜歡一幅風景畫，因為它讓他想起家鄉，或者喜歡一幅肖像，因為它讓他想起朋友。這沒有什麼不對。當我們看到一幅畫時，我們都會被提醒一百零一種影響我們的喜好和不喜歡的事情。只要這些記憶幫助我們享受所看到的東西，我們就不需要擔心。只有當一些無關的記憶使我們帶有偏見，當我們本能地對一幅高山景色的壯麗畫面產生反感，因為我們不喜歡攀登，這時我們應該搜索我們的思維，找出破壞了我們本可以享受的快樂的反感的原因。有錯誤的理由來討厭一件藝術品。

大多數人喜歡在畫中看到他們也喜歡在現實中看到的東西。這是一種相當自然的偏好。我們都喜歡大自然中的美，感謝那些在他們的作品中保留了它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本身也不會因為我們的品味而拒絕我們。當偉大的佛蘭德斯(大荷蘭地區)畫家魯本斯畫他的小兒子(圖 1)時，他為他的俊俏自豪。他也希望我們能夠欣賞這個孩子。但是，如果這種對漂亮和迷人主題的偏見導致我們拒絕了代表不太吸引人的主題的作品，這種偏見就可能成為一個絆腳石。



圖 1 魯本斯畫兒子的畫像



圖 2 杜勒畫母親的畫像

偉大的德國畫家阿爾佈雷·杜勒(Albrecht Durer)無疑用同樣的虔誠和愛來畫他的母親(圖 2)。他對憔悴的老年的真實研究可能會讓我們感到震驚，使我們對它產生反感——然而，如果我們對我們的第一反感進行鬥爭，我們可能會得到豐厚的回報，因為杜勒的畫作在其巨大的誠意中是一項偉大的工作。實際上，我們很快就會發現，一幅畫的美並不真正在於其主題的美。我不知道西班牙畫家穆裡洛(Murillo)喜歡繪製的小流浪漢(圖 3)是否嚴格美麗，但是，正如他繪製它們一樣，它們確實具有很大的魅力。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皮特·德·胡赫(Pieter de Hooch)畫的荷蘭內景(圖 4)中的孩子相貌平凡，但它仍然是一幅吸引人的畫。美的問題在於，美的品味和標準差異很大。圖 5 和圖 6 都是在 15 世紀繪製的，都代表了彈奏琵琶的天使。許多人可能會喜歡義大利畫家梅洛佐·達·福利(Melozzo da Forlì)的作品(圖 5)，因為它具有吸引人的優雅和魅力，而不是他的北方同時代人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的作品(圖 6)。我自己都喜歡。要發現梅姆林天使內在的美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但一旦我們不再被他微弱的笨拙所困擾，我們可能會發現他極具可愛之處。美的表現也與此相符。



圖 3 穆裡洛畫流浪漢



圖 4 Pieter de Hooch 霍奇：一個女人正在削蘋果的室內，1663 繪。



圖 5 Melozzo da Forlì 美洛佐：天使。壁畫的一個局部放大，約 1480 繪。

圖 6 Memling 梅姆林：天使。祭壇畫的一個局部放大，約 1490 繪。安特衛普。

事實上，一幅畫中人物的表情常常讓我們喜歡或討厭這幅作品。有些人喜歡一種容易理解的表情，因此深深感動。當 17 世紀的意大利畫家吉多·雷尼(Guido Reni)繪畫了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頭像時(見圖 7)，他無疑希望觀者能在這張臉上找到苦難和榮耀的全部。許多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從這種對救主的代表作中獲得力量和安慰。它所表達的情感是如此強烈而清晰，以至於這幅作品的副本可以在簡單的小教堂和遙遠的農舍中找到，那裡的人們對「藝術」一無所知。但即使這種強烈的情感表達吸引我們，我們也不應因此而遠離那些表達也許不那麼容易理解的作品。中世紀的意大利畫家繪畫了耶穌受難像(圖 8)，他肯定和雷尼一樣誠摯地感受到對受難的情感，但我們必須首先學習他的繪畫方法來理解他的感受。當我們已經了解了這些不同的語言，我們甚至可能更喜歡那些表達不像雷尼那麼明顯的藝術作品。正如有些人喜歡言辭和手勢少的人，留下一些東西需要猜測，有些人喜歡畫作或雕塑，讓他們能夠猜測和思考一些事情。在更「原始」的時期，當藝術家在描繪人類面孔和動作方面不如現在熟練時，看到他們仍然努力試圖表達他們想要傳達的感情往往更感人。



圖 7 Guido Reni 雷尼：基督的頭。畫作的一個局部放大，約 1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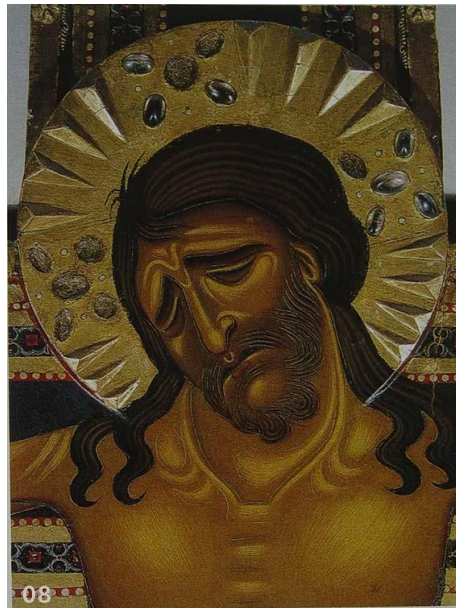


圖 8 Tuscan Master：基督的頭。十字架的一個局部放大，約 1270。



圖 9 Durer 杜勒:野兔。水彩畫，1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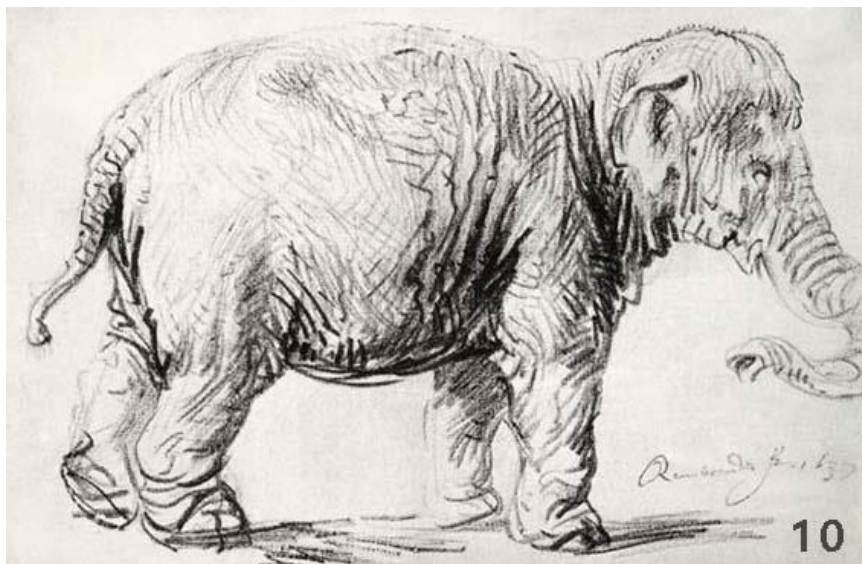


圖 10 Rembrandt 林布蘭特：一隻大象。1637 繪。



圖 11 畢卡索:母雞和小雞，1942



圖 12 畢卡索:公雞，1938。

但在這裡，人們常常面臨另一個困難。他們想欣賞藝術家在表現他們所看到的事物方面的技巧。他們最喜歡那些看起來“真實”的畫作。我一刻也不否認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忠實地再現可見世界所需要的耐心和技巧確實值得讚美。過去的偉大藝術家為在其中每個微小的細節都被精心記錄的作品上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杜勒(Dürer)的水彩畫兔子(圖 9)是這種充滿愛的耐心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但誰會說林布蘭特(*倫勃朗)(Rembrandt)的大象素描(圖 10)一定不如它更好，因為它顯示了更少的細節？事實上，林布蘭特是如此的神奇，以至於他用一些炭筆線條給了我們大象皺褶的感覺。但讓喜歡他們的圖片看起來“真實”的人們不滿意的不僅僅是粗糙。他們更加討厭那些他們認為被錯誤繪製的作品，特別是當它們屬於一個更現代的時期，當藝術家“本應該知道得更好”。事實上，關於我們在現代藝術討論中聽到的對自然的扭曲的這些抱怨，沒有什麼神秘的。凡是看過迪士尼電影或漫畫的人都很瞭解。他們知道有時候畫東西不應該看起來和它們一樣，可以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改變和扭曲它們。米老鼠看起來並不像真老鼠，然而人們不會就他的尾巴的長度寫憤怒的信給報紙。那些進入迪士尼的魔幻世界的人並不擔心大寫字母 A 的藝術。他們不會帶著他們去觀看現代繪畫展覽時喜歡帶著的同樣的偏見。但是，如果一位元現代藝術家用自己的方式畫了一些東西，他很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做不好的拙手。現在，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現代藝術家，我們都可以放心地相信他們具備足夠的知識來繪製“正確”的東西。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他們的原因可能與迪士尼先生的原因非常相似。圖 11 顯示了著名現代派領袖畢卡索(Picasso)的一本插圖自然歷史。毫無疑問，沒有人會對他迷人的母雞和她毛茸茸的小雞的迷人代表有什麼意見。但是在畫公雞(圖 12)時，畢卡索並不滿足於僅僅呈現出鳥的外貌。他想強調它的侵略性、厚顏無恥和愚蠢。換句話說，他採用了漫畫的方式。但這是多麼令人信服的漫畫啊！

因此，如果我們對一幅畫的準確性感到不滿意，那麼我們應該總是問自己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藝術家是否可能改變他所看到的東西的外觀有他自己的理由。隨著藝術發展的故事的展開，我們將聽到更多關於這些原因的故事。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絕不能因為一幅繪製不正確而譴責一件作品，除非我們確信自己是對的，而畫家是錯的。我們都傾向於迅速下定論“事情不像那樣看起來”。我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認為自然必須永遠看起來像我們習慣的圖片一樣。很容易通過一個不久前發現的令人驚訝的發現來說明這一點。幾個世紀以來，成千上萬的人看著馬奔跑，參加馬賽和狩獵，欣賞畫作和表現馬在戰鬥中衝鋒或在狗群後奔跑的運動印刷品。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馬奔跑時“真正的樣子”。畫作和運動印刷品通常顯示他們在空中全速賓士時雙腿伸展(正如法國偉大的 19 世紀畫家皮耶考特(Pierre August Cot)在埃普索姆賽馬會(圖 13)的著名賽馬代表作中所畫的)。大約 80 年前，當攝影相機已經足夠完善，可以拍攝快速移動中的馬的快照時，這些快照證明了畫家和他們的觀眾一直以來都是錯的。沒有一匹奔跑的馬會以我們看起來如此“自然”的方式運動。它抬起腿時會輪流從地面上離開。如果我們思考片刻，我們將意識到它幾乎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前進。然而，當畫家開始應用這一新的發現，並畫出馬以它們實際的方式移動時，每個人都抱怨他們的畫看起來是錯誤的。



圖 13 Gericault 傑利柯：1820 繪的 Epsom 賽馬。。



圖 14 同一主題：Théodore Géricault 繪的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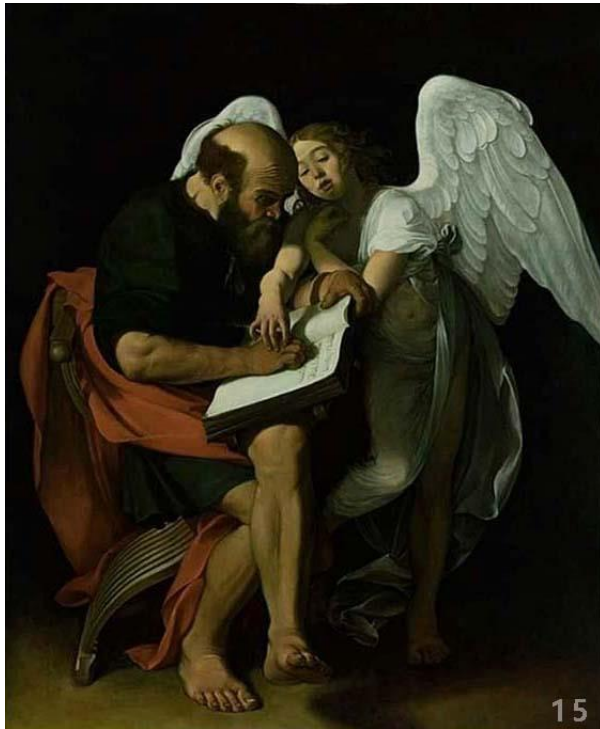


圖 15 Caravaggio 卡拉瓦喬：聖馬太。被拒絕的版本。約 1593 繪。



圖 16 Caravaggio 卡拉瓦喬：聖馬太。被接受的版本。約 1593 繪。

這無疑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類似的錯誤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罕見。我們都傾向於接受傳統的形式或顏色作為唯一正確的形式。孩子們有時認為星星必須是星星形狀的，儘管自然它們並不是。那些堅持認為畫中的天空必須是藍色的，草地必須是綠色的人與這些孩子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如果他們在一幅畫中看到其他顏色，他們會非常憤怒，但如果我們試圖忘記我們聽到的關於綠草和藍天的一切，然後看著世界，就好像我們剛剛從另一個星球上進行探索航行並首次看到它一樣，我們可能會發現事物往往具有最令人驚訝的顏色。

現在，畫家有時會感到自己就像是在進行這樣的探險之旅。他們想重新看待世界，並摒棄所有有關肉體是粉紅色的，蘋果是黃色或紅色的被接受觀念和偏見。擺脫這些預設的想法並不容易，但最成功地這樣做的藝術家通常會創作出最令人興奮的作品。正是他們教會我們看到我們從未夢想過存在的自然中的新美麗。如果我們跟隨他們並向他們學習，甚至從自己窗戶的一瞥也可能成為一次激動人心的冒險。沒有比我們不願放棄習慣和偏見更大的障礙，享受偉大藝術作品更大的障礙了。經常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表現熟悉主題的繪畫常常因為沒有更好的原因而受到譴責，因為它似乎不正確。我們在藝術中多次看到一個故事，我們就越來越堅信它必須始終以類似的方式來呈現。尤其是關於聖經主題，感情往往會非常高漲。儘管我們都知道聖經沒有告訴我們耶穌的樣子，上帝自己不能以人的形象來想像，儘管我們知道過去的藝術家首次創造了我們習慣的圖像，但仍然有很多人傾向於認為偏離這些傳統形式就等於褻瀆。

事實上，通常那些以最虔誠和專注的心靈閱讀聖經的藝術家，他們試圖在心中建立一個完全新的聖經故事的圖景。他們試圖忘記他們所看到的所有圖片，想像當基督孩子躺在馬槽裡時，牧羊人前來朝拜他，或者當一個漁夫開始傳講福音時，會是什麼樣子。一位非常認真而堅定的年輕藝術家，卡拉瓦喬(Caravaggio)認真思考了一下，一個老年、貧窮、工作人員，一個簡單的稅吏，突然不得不坐下來寫一本書是什麼樣子。所以他畫了一幅聖馬太(圖 15)的畫像，他禿頭，腳上沾滿塵土，笨拙地抓住巨大的書卷，焦慮地皺著眉頭，承受著不習慣的寫作壓力。在他身邊，他畫了一個年輕的天使，似乎剛從天上降臨，溫柔地引導著勞工的手，就像老師對待孩子一樣。當卡拉瓦喬將這幅畫交給了教堂，這幅畫將被放在祭壇上，人們對他們認為是對聖人不敬的舉止感到憤怒。這幅畫沒有被接受，卡拉瓦喬不得不再試一次。這次他沒有冒險。他嚴格遵循了傳統的關於天使或聖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想法(圖 16)。結果仍然是一幅相當不錯的畫，因為卡拉瓦喬努力使它看起來生動而有趣，但我們感到它不如第一幅誠實和真誠。

這個故事說明了那些出於錯誤原因不喜歡和批評藝術作品可能會造成的傷害。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所謂的“藝術作品”不是某種神秘活動的結果，而是人類為人類製作的物品。一幅畫在牆上掛著並加了玻璃和框架時看起來是如此遙遠。在我們的博物館裡，嚴禁觸摸展出的物品，這是非常適當的。但最初它們是用來觸摸和處理的，它們被討論、爭論和煩惱。我們還要記住，它們的每一個特徵都是藝術家的決定的結果：他可能曾經反復考慮過它們並多次更改過它們，他可能曾經在考慮是要將背景中的那棵樹保留下來還是重新繪製它，他可能曾經因為他的畫筆幸運地劃出一道突如其來的陽光明媚的雲而感到高興，並且他可能在買家的堅持下勉強放進這些形象。因為我們博物館和畫廊的牆上現在懸掛著的大多數繪畫和雕塑都不是為了展示藝術而製作的。它們是為了特定的場合和藝術家在開始工作時腦海中的特定目的而製作的。

另一方面，我們這些局外人通常擔心的觀念，如美和表達，藝術家很少提到。過去並不總是這樣，但在過去的許多世紀裡確實如此，現在也是如此。部分原因是藝術家通常是害羞的人，他們認為使用“美”的這種大詞會讓人感到尷尬。如果他們要談論“表達他們的情感”並使用類似的流行詞彙，他們會感到相當自以為是。這些事情他們認為理所當然，並且認為討論它們是沒有用的。這是一個原因，而且，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原因。但還有另一個原因。在藝術家實際的日常煩惱中，這些觀念的作用要小得多，我認為，外界人士會懷疑。藝術家在計畫他的畫作、製作素描或思考他是否已完成畫布時所擔心的事情，要難以用言語表達。也許他會說他擔心是否做得“對”。現在只有當我們明白了他所說的那個謙虛的小字“對”的含義，我們才開始明白藝術家真正追求的是什麼。

我認為我們只有借鑒我們自己的經驗才能理解這一點。當然，我們不是藝術家，可能從未嘗試過繪畫，也沒有打算這樣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永遠不會面臨與藝術家生活中構成問題的類似問題。事實上，我擔心幾乎沒有人不至少對這種類

型的問題有所瞭解，哪怕方式再微小不過。任何試圖擺放一束花、洗牌和移動顏色、在這裡加一點、那裡拿走一點的人，都會經歷到這種奇怪的感覺，即在不能確定自己試圖實現的和諧的確切類型時，平衡形式和顏色。我們只是覺得這裡的一塊紅色可能會產生很大的不同，或者這個藍色可以單獨使用，但它與其他顏色不搭配，突然一小束綠葉可能會讓它變得“正確”。‘不要再碰它了，’我們喊道，‘現在它完美了。’我承認，不是每個人都會像這樣仔細考慮花卉、服裝或食物的佈置，但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做到“正確”的東西。也許只是找到與某種服裝相匹配的正確腰帶，或者不僅僅是擔心自己的盤子上的卡仕達和布丁的正確比例。在每種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多麼微不足道，我們都可能覺得稍微多一點或少一點會破壞平衡，只有一種關係是正常的。那些因花卉、服裝或食物而擔心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為挑剔，因為我們可能認為這些事情不值得如此多的關注。

但是，這在藝術領域有時可能是一種不良習慣，在現實生活中常常被抑制或隱瞞。當涉及到匹配形式或安排顏色時，藝術家必須始終極端“挑剔”。他可能會看到我們幾乎不會注意到的陰影和紋理差異。此外，他的任務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經歷的任何任務都複雜得多。他不僅需要平衡兩三種顏色、形狀或味道，而且需要處理任意數量的這些元素。在他的畫布上，他必須平衡成百上千種陰影和形狀，直到它們看起來“正確”。一塊綠色的斑塊突然看起來太黃，因為它與強烈的藍色距離太近——他可能會覺得一切都毀了，畫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他必須重新開始。他可能會為這個問題感到痛苦。他可能在失眠的夜晚考慮它；他可能整天站在畫前，試圖在這裡或那里加一點顏色，然後擦掉，雖然你和我可能無論如何都不會注意到這種差異。但一旦他成功了，我們都會感到，他已經取得了一些什麼，沒有什麼可以再添加了，這在我們這個非常不完美的世界中是完美的典範。以拉斐爾(Raphael)著名的聖母瑪麗亞：《草地上的聖母》為例(圖 17)。它無疑是美麗的，引人注目的；人物畫得極為出色，聖母聖子倆的表情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但如果我們看拉斐爾為這幅畫的素描(圖 18)，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不是他最費心的事情。他認為這些是理所當然的。他反復嘗試的是在人物之間獲得正確的平衡，最和諧的整體關係。在左下角的快速素描中，他考慮讓基督孩子走開，回頭看著他的母親。他嘗試了不同的母親頭部位置來回應孩子的動作。然後他決定轉身讓孩子看著她。他又試了另一種方式，這次引入了小聖約翰，但不是讓基督孩子看著他，而是讓他走出畫面。然後他又做了一次嘗試，顯然變得不耐煩了，嘗試了孩子頭部的許多不同位置。他的素描本中有幾頁，他在其中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如何平衡這三個人物。但如果我們現在回頭看最後的畫面，我們會看到他最終做得對。畫中的一切似乎都在合適的位置，拉斐爾通過他的辛勤工作實現的平衡和和諧似乎是如此自然和毫不費力，以至於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它。然而，正是這種和諧使聖母的美更美，孩子的甜蜜更甜。觀察一個藝術家如何努力實現正確的平衡是令人著迷的，但如果我們問他為什麼這樣做或改變那樣做，他可能無法告訴我們。他不遵循任何固定的規則。他只是感覺到自己的方式。的確，一些藝術家或評論家在某些時期試圖制定他們的藝術法則；但總是事實證明，差勁的藝術家試圖應用這些法則時沒有取

得任何成就，而偉大的大師可以打破這些法則，卻取得了一種新的和諧，沒有人曾經想到過。當偉大的英國畫家約書亞·雷諾茲爵士在皇家學院告訴他的學生們，藍色不應該放在繪畫的前景，而應該保留給遙遠的背景，用來描繪地平線上褪色的山丘時，他的競爭對手蓋恩斯博勒——故事如此——想要證明這種學術規則通常是無稽之談。他畫了著名的“藍色男孩”，男孩的藍色服裝在畫面的正中前景中顯得非常出色，與背景的溫暖棕色形成鮮明的對比。



圖 17 Raphael 拉斐爾：草地上的聖母。1505 繪。



圖 18 Raphael 拉斐爾：四組《草地上的聖母》手繪草圖。

事實上，很難制定這種規則，因為一個人永遠無法提前知道藝術家可能希望達到什麼效果。他甚至可能希望出現尖銳、刺耳的音符，如果他碰巧覺得那會是正確

的。由於沒有規則告訴我們什麼時候一幅畫或雕塑是正確的，通常不可能用言語準確解釋為什麼我們覺得它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但這並不意味著一件作品與其他任何作品一樣好，或者我們不能討論品味的問題。即使什麼都不做，這樣的討論也會讓我們看到更多的圖片，而我們看得越多，就會越注意到以前逃脫我們的注意的細節。我們開始培養對每一代藝術家試圖實現的和諧類型的感覺。我們的和諧感越強，我們就會越享受它們，這才是最重要的。關於品味無法爭論的古老諺語可能是正確的，但這不應該掩蓋品味可以發展的事實。這再次是每個人都可以在一個謙虛的領域測試的常見經驗問題。對於不習慣飲茶的人來說，一種混合物可能嘗起來和另一種一樣。但是，如果他們有休閒、意願和機會來尋找可能存在的這種精緻之處，他們可能會發展成為真正的“鑒賞家”，可以區分出自己喜歡的類型和混合物，他們的更多知識必定會極大地增加對最精選的混合物的享受。

誠然，藝術品味比食物和飲料的品味複雜得多。它不僅僅是發現各種微妙的味道；它是更嚴肅、更重要的事情。畢竟，偉大的大師已經在這些作品中付出了一切，他們為這些作品而受苦，為這些作品而流血，他們最起碼的要求是我們要試圖理解他們想做什麼。關於藝術，永遠不會停止學習。每次站在眾人面前時，偉大的藝術品似乎都看起來不同。它們似乎像真正的人類一樣無窮無盡而不可預測。它是一個充滿了自己奇怪法則和自己冒險的世界。沒有人應該認為自己對它瞭解一切，因為沒有人瞭解一切。也許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了：為了欣賞這些作品，我們必須擁有一顆新鮮的思想，一顆準備捕捉每一個暗示並響應每一個隱藏的和諧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一顆思想，最重要的是，不要被長篇大論和現成的短語所累積。與其瞭解有關藝術的一切，不如擁有一種能夠欣賞圖片的新鮮思想，並進行一次對它的探索之旅，這是一項更加困難但也更加有益的任務。沒有人能夠預測從這樣的旅程中帶回什麼。